

第三十回 查尋能者

話說五祖大師入滅後，東山寺的眾僧都推舉神秀做住持，神秀拒絕了，並提議大家恭請那位得祖師衣鉢的能者來住持東山，弘法利生。大家一想，神秀說得有理：「對！今兒早上大師說衣鉢被能者得之，這能者是誰？請您快快出來！」「能者就是有能為者，你既然敢接承衣鉢，為何不敢出來見我等？你得衣鉢而不出，情同不得，你到底要幹什麼？快快出來。」眾人吵鬧多時，也沒鬧出這得衣法的能者。老僧惠明一看，當即高喊：「諸位同修，大家不要吵了。依貧僧看來，這得衣法的能者準是一位下座弟子，怕威德不足難以服眾。其實，你這位能者不必擔心，你既有祖師的衣鉢心法，我等自然恭敬你。無論你是上座僧人還是下座弟子，哪怕是一介沙彌，我等都應該拜請你做本寺住持，弘法利生。請這位能者快快出來。」老僧惠明求法心真是切，他把這上座、下座，甚至連沒座的沙彌都喊出來了。可是沒有人搭腔。他哪知道，這得衣法的能者連沙彌的地位都不如，竟是一個俗人。

老僧惠明喊了半天，不見有人搭腔：「奇怪，這得衣法的能者難道是沒在寺中，走了？」眾僧一聽急了：「什麼？他走了，太不像話了，既然得衣法，就應在本寺弘法利生，他幹嘛走？得衣法，拋下大眾於不顧，他自己走了，這不太自私了嗎？」大家吵吵嚷嚷，有幾位青年武僧當時更火了：「這得衣法的能者也太不像話了，拋下大眾於不顧。他帶走我東山衣法，我們沒辦法持進修禪，帶走了衣鉢，我們不能立祖，這招太毒了。我要知道他是誰，絕不饒他！」眾人這一激演一吵，神秀急忙答話了：「各位師兄師弟，各位

同修，大家不要動怒，豈不知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嗎？那能者帶走衣法也許另有其因。我們先查一查這能者到底是誰，再行商議。近年來祖師足不出寺，未結外緣，所以得衣法的能者必定是寺中人。請大家回憶查尋一下，看哪個寮房有不辭而去之人，若有，大家趕緊說出來，以免眾人亂猜。」大家一聽，神秀之言說得有理，立即回憶查尋。

這時候替寺院管理雜務的王行者突然想起惠能來了。惠能剛離開的時候他沒在意，他以為是惠能受不了這繁重勞動，再加上南廊作偈被羞辱的事，而悄悄離開了。可是神秀這一提示，他倒來了聰明勁兒了。可他又一想，那盧惠能雖然勤苦耐勞，可他畢竟是俗人，自古俗不轉僧，他又是個蠻陋不堪的獠獠，祖師怎麼能把衣鉢傳給他？我先別吱聲，看看別場有沒有走的人，免得冒冒失失說出去，讓人家笑話。王行者想到這兒，環顧四周，不見有人吱聲，這說明各個寮房都沒有人離開。他這才沉思片刻說道：「秀上座，我們舂米房倒是有個人離開了。」「誰？」「可他是個俗人！」「哪個俗人？」「就是那舂米的南蠻盧惠能！」

他這話一出口，眾僧哄堂大笑：「王行者，你也太多慮了，那是不可能的。你想，那個舂米的蠻子不識字，連秀上座的詩偈他都念不上來，還呆頭呆腦的，祖師怎麼能把衣鉢傳給他？你想，咱們寺院裡有這麼多有學識有道行的僧人，祖師都沒傳。尤其是秀上座，德高望重，遍通諸經，都沒得這衣法，他那個蠻陋不堪的獠獠怎麼能？絕對不會，就是下上七七四十九天洪雨，雨點都輪不到他身上，就算作夢都夢不到他的。那是絕對絕對不可能，你可別發神經了。」

這個時候，廚房做飯的悟通師父插口了：「我說諸位，你們不要把話說的太絕對。那個盧惠能雖然是不識字，可他慈忍如天，悲

心如地，勤苦耐勞。那倆火工都把他欺負得把他打傷了，他都沒有
一點瞋恨心。這是我親眼所見，他的確與眾不同，有點古怪。」悟
通和尚說完，有幾個老僧倒抽一口涼氣：「對呀！那獼猴剛來的時
候，竟在法堂上與五祖大師爭競，說要作佛，後來還在南廊作偈，
他的確有點與眾不同。可他未出家，又是嶺南蠻夷，祖師能把衣法
傳給他嗎？不能吧！」

眾僧這一議論，神秀突然省悟：「如此說來，祖師所說的能者
乃是雙關語，一是名字上有能的，二是有能力的人。現在想想，盧
惠能剛來的時候在法堂上跟祖師那番對話，我當時就覺得蹊蹺，他
們的對話是玄機。後來又聽說他在南廊作偈，被眾人給好頓羞辱，
又被祖師給擦掉了。我當時就頗有感觸，我認為他若非愚痴，便是
上智。現在看來，他定是得衣法者無疑。大家想想，祖師說衣法已
經南傳，又說被能者得去，那盧惠能家居嶺南，名字上又有能。兩
事盡合，這得衣鉢的能者定是他無疑，看來他確實是大智若愚。」

眾僧一聽：「什麼！五祖真把衣鉢傳給那盧惠能了？這個叫什
麼名堂？自古俗不轉僧，兔子能駕轅，幹嘛要這大騾大馬？咱們寺
院裡有這麼多有學識有道行的人，尤其是秀上座您，遍通諸經，老
和尚都不傳衣鉢，還傳給他一個俗人。他一未受戒，二未出家，有
什麼資格接承衣法，這真叫咱出家人洩氣。這事要是傳揚出去，人
家不得笑咱們東山寺的群僧都是飯桶。不行，追到嶺南，把衣鉢奪
回來。」有幾個年輕僧人更火了：「這個獼猴，帶走我東山衣法，
拋下大眾於不顧，我一定要懲治他。」神秀一聽急忙阻攔，「諸位
，你們千萬不要發火，不要做此大逆不道之事。那盧惠能得去了祖
師衣鉢乃是祖師親授，我們不可前去追奪。」有幾個青年僧人怒不
可遏：「秀上座，我們沒你那個德行，也沒你那個修行。這盧惠能
帶走衣鉢拋下大眾於不顧，我寧可下地獄，也要追到嶺南奪回衣鉢

，懲治獗獠。」

眾武僧立時心好惱
怪叫如雷罵聲高
無知的南蠻太狂傲
東山寺內耍奸刁
你吃了熊心吞豹膽
敢到虎口把牙齧
竟敢把俺僧人藐
攜俺東山衣法逃之夭夭
倘若不把你來訓教
出家人恥辱怎能消
一個個摩拳擦掌怒火冒
咬牙切齒大罵獗獠
你上天追到靈霄殿
下海俺攆到老龍巢
你就是佛爺頭上金翅鳥
俺逮住也要把你毛來薅
鑽天入地要把你尋找
寧可下地獄絕不把你饒

諸位，我說到這兒，您可千萬別誤會，說出家人怎麼還那麼好發火？您要知道，即便同為出家，但淨化的程度不等一樣。一個修行層次高的人，絕對能保持身、口、意三業的清淨，也就是說他口無善言不說，身無善事不做，心無善念不起。他絕對能保持三業清淨，起心動念都不會有過失的。可是出家人不見得人人都是聖賢大智，良莠不齊那是在所難免的，就像一片稻田裡有幾棵稗草，那是可以理解的。凡是起瞋心要奪衣鉢的人，都是修行層次不太高的人

，他們不了解傳衣鉢的真正含義。再說，有些出家人心中不服，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們認為自古都是俗不轄僧，盧惠能一未出家，二未剃度受戒，又是個不識字的嶺南蠻夷，根本就不配接承衣鉢。所以，這對他們來說簡直平生奇恥大辱。

有那盛氣凌人的青年武僧，氣得摩拳擦掌，吵吵嚷嚷，非要追到嶺南奪回衣鉢。眾武僧一氣之下，也不管什麼佛家的五戒、六戒、七戒、八戒，更不顧神秀的勸阻反對，一個個吵吵嚷嚷。就聽武僧班頭不凡和尚高喊一聲：「眾位武僧，武場聽命！」眾武僧一聽，一齊奔向武場聚齊。因為在過去，少林寺的武僧曾經幫助過唐太宗李世民取勝於疆場之上，救過李世民的命。所以李世民對少林寺的武僧特別的讚賞，武僧們都享有僧兵的光榮稱號。由於皇帝對少林寺的武僧這麼樣的稱讚，所以當時唐朝時期天下有許多的大寺院都養了一幫武僧，用以護法伏魔，保護寺院。這著名的東山禪寺當然也有一些武僧，用來護法伏魔，保護寺院。這武僧班頭不凡和尚一聲令下，一百多名武僧齊聚武場，共商南追之事。商議停當，分頭處事，有的騎馬，有的步行，有的化妝化成俗人的模樣。

咱不說眾武僧下東山追趕惠能，單說東山寺內，除了這一百多名武僧之外，還有一千多個僧人，他們一再推舉神秀做住持，神秀拒絕了。為報五祖教誨之恩，他聲明，自己只負責操辦五祖大師的後事，其他事務都由知客僧暫時負責。神秀指授已畢，又寫了一道表章，報奏大唐朝廷為五祖大師請旨諡封。然後他派僧人四處發書，馳報四方剎林，告知五祖圓寂之事和道場的時日，指授已畢，由知客僧督辦。知客僧見神秀不愧是五祖大師的高徒，的確是指揮有方，井井有條，心裡特別的佩服。這東山寺內的眾僧操辦五祖的後事，人人忙得不可開交。那些下山趕往嶺南追趕惠能的武僧，也個個是忙個不停，他們恨不得人駕雲馬騰空，立即追上惠能。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單說惠能在九江畔辭別五祖後，放步前行。這一日他來到了江西省的邊界大庾嶺，舉目一看，見這座大庾嶺山勢險峻，好不驚煞人也。

惠能他舉目仔細留神
見山勢險峻怵目驚心
觀山高巍巍峨峨上千仞
黑乎乎的山頭直衝霄雲
霧騰騰古樹參天望不盡
亂雜雜藤條交錯纏樹身
陰森森冷氣令人打寒噤
聲淒淒猿猴嘶鳴作對吟
呼通通狼蟲虎豹來回奔
撲稜稜怪蛇大蟒在翻身
花斑斑嶙峋怪石滿山臥
恍惚惚遍山野草比人深
唰啦啦山泉流水浪滔滾
噠喳喳奇鳥野雞闖樹林
冷颼颼山風一陣緊一陣
陰沉沉烏雲遮日天色昏
盧惠能觀罷此景心頭震
猛聽見身後傳來馬蹄音

這大庾嶺是五嶺之一，也是江西、廣東兩省的交界，更是嶺南、嶺北的交通咽喉。惠能上得嶺來，正往前走，忽聽身後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回頭一看，見一匹青鬃馬，四蹄翻花，風馳電掣一般飛將過來，馬上坐著一個身材魁偉的老僧。惠能心覺不妙，剛要躲閃，這個老僧連人帶馬從惠能身邊衝了過來，耷回馬頭，一橫戒刀，

擋著惠能的去路：「獼獠，休走」。